十九世紀

香港戲園與粵劇傳承

林國輝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館長

香港資深藝評人、音樂史研究者黎鍵所撰寫的《香港粵劇敘論》，對粵劇發展有一個深刻的觀察，那就是今天所欣賞到的粵劇，是在清代咸豐、同治年間走向興盛，繼而依循著「城市化」和舞台戲劇化的道路前進，才蛻變成現今大家所熟悉的演出形式。[1]

粵劇雖然經常被形容為「傳統」的表演藝術，但令人印象更深的，反而是其不斷求變的一面，特別是當這種地方戲曲藝術走進城市劇場之後，經歷商業性經營方式的洗禮，再吸納了西方音樂、舞台技巧和宣傳方式，所出現的各種變化，其中包括演出時擺脱了官話聲腔，改用粵語唱腔，並由過去流行的「十二行當」和「江湖十八本」劇目，演變成今天為人所熟知的「六柱制」和著重演出新戲的劇場風格。

回溯近代廣東城市戲場的興起過程，19世紀香港島上的戲園，實在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太平山區的同慶戲園或昇平戲園（有些書刊誤記作成慶戲園），還是西區海傍的高陞戲園，都成為戲班賴以為生的固定演出場所，特別是廣州城內經常禁止演戲，香港戲園所發揮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並吸引到廣州戲迷乘船到香港觀劇。[2]

1876年上海《申報》有論説指，這類容許伶人「設館演戲賣錢」的戲園是從香港開始的，[3] 然而香港戲園的歷史資料甚為零碎，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多，這裏僅嘗試利用老照片，以及報刊和檔案資料上找到的線索，嘗試重構19世紀香港戲園的故事。

---

1 黎鍵：《香港粵劇敘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10。

2 「香港名班薈萃，而往來之船價又極公道，儘有專為聽戲而至香港消停數日者。」〈廣東禁戲〉，《申報》，1876年10月13日。

3 「昔時戲館之設，惟京師、保定、天津、蘇州數處，餘則未聞。……自通商之後，凡西商租界，皆許伶人設館演戲賣錢，始則創於香港，繼則及於上海，後則至於鎮江，今則又聞寧波亦有戲館之設。」〈論禁戲〉，《申報》，1876年10月18日。

荷李活道上的戲園

FOR SALE.

THE HOUSE and GROUND on Inland LOT No. 356—corner of Hollywood Road and Circular Buildings. The House is well built, with Five Large Rooms, the Godowns adapted for the storage of Dry Goods. For full particulars, apply to Chun-Assung, at the Hee-shan Hong, Bonham Strand; or by letter, addressed "A. G.," at the China Mail Office.

Hongkong, 15th November, 1856.

茲者上環水坑口街大漱芳戲園全間出賣如有請買者欲到上環面議順行豐盛地段十二月廿六日啟

1856年《華友西報》上的漱芳戲園廣告

早於1851年，《華友西報》(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已經報導香港上環荷李活道有劇院搬演中國戲劇，[4] 1853年《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則提到在太平山區有華人戲園(Chinese Theatre)落成。[5] 筆者所見最早的戲園廣告，要數1856年登載在《華友西報》上的一則告示，內容是上環漱芳戲園和其所在的地段第356號的出讓告白。[6] 該戲園有五間大廳和一個適合儲藏乾貨的貨倉，位於荷李活道正對著水坑口街的一段，鄰近大笪地，附近有不少娼寮妓寨。

昇平戲園後來在同一地點開業，雖然未知始自何年，但它應該比同慶和高陞更早出現。1872年5月，昇平戲園重修復業。[7] 同年9月，俄國皇子亞里克謝大公(Grand Duke Alexis Alexandrovich)率領海軍艦隊訪港，停留20多日，其間曾經到昇平戲園欣賞「指日加官」和「六國封相」的演出，全程由港督陪同，伍廷芳則負責以英語解釋演出內容。[8] 約於一個月後，日本文人成島柳北在中、上環一帶閒逛，亦曾到園內看了《忠孝烈》和《狐鬼相鬥》等劇目，他的印像是演出「頗壯麗」，演員「吐音頗峭急」。[9]

---

4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17 November 1851.

5 *The China Mail*, 31 March 1853.

6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3 January 1857.

7 *The China Mail*, 27 March 1872.

8 〈俄皇子在港觀劇〉，《申報》，1872年10月15日。

9 原見成島柳北《航西日乘》，載於陳湛頤：《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年)，頁177。

1870年代昇平、高陞和同慶的競爭趨向白熱化，三間戲院經常同日演戲，互不相讓，為爭奪觀眾，甚至出現割價戰，據説當時頭等票價減至五仙，二等票價減至三仙，[10] 昇平戲園首當其衝，最後在1876年登報賣盤，這時戲園佔地包括地段第356、569號和699號，西面以墳墓街（即普仁街）為界。[11]

從太平山區北眺維多利亞港，可以看到昇平戲園（圖中白色建築物）和以高牆圍繞的同慶戲園。（香港歷史博物館藏品）

從老照片所見，昇平戲園樓高三層，外牆開有多個窗戶，屋頂採用中式重檐歇山頂設計，向墳墓街的一段立面建有迴廊，整座大樓的外觀十分雅緻，據説其內部亦十分寬敞，空氣流通極佳，加上位於主要街道，附近為水坑口一帶華人的消費及娛樂場所，而接手經營者亦願意續辦為戲園，改名普樂，在1877年開業。[12]

---

10 *The Hong Kong Times*, 16 June, 1873.

11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29 June, 1876.

12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5 May, 1891.

普樂戲園的時事劇

1884年中法交戰進入另一階段，報刊連月登載消息，香港華人居民同仇敵愾。該年8月，普樂戲園請來戲班演出時事劇，由演員穿戴成法國官兵，與扮作清軍元帥的武生在台上模擬指揮艦艇對陣，更有短兵交接的武打場面，有學者認為這是最早見於報刊的粵劇現代戲記錄。[13] 但其實早於1881年11月，普樂就已經上演過另一齣時事劇——《火燒長壽寺》，該劇靈感來自一宗引起廣泛注意的民眾搗毀佛寺的事件，在事發不足半個月後，普樂戲園就把它搬上舞台，並且得到了觀眾的熱烈迴響。[14]

普樂戲園為了吸引觀眾入場，更曾安排外籍婦女登台演出。1880年普樂戲園發生一宗舞台意外，有一位外籍女演員因傷流產，並見諸報章。[15] 然而當時華人戲園是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的，政府在同年5月5日刊憲，重申不容許戲園內男女同台演出。這份憲報更罕有地登出了高陞戲園的合伙人、廣晉公司董南屏給港督的陳情書，原來他在一年前已經嘗試游說政府，容許香港華人戲園與西方及日本的劇場看齊，容許男女演員在戲園內同台演出，但同樣地被政府拒絕。[16]

1886年普樂戲園發生了一場大火，全院付諸一炬，財物損失達30000元，更奪去兩個小童的性命，幸好戲園當日正在休業以準備農曆新年的演出，加上大樓與鄰近建築物有街巷相間，才不致引起更大的災難。[17] 經歷這場火刼後，業主決定把戲園結束，改建為四層高的住宅，最底一層作為商舖出租。[18]

---

13 聞朔：〈早期的粵劇現代戲〉，《南國紅豆》，1997年第6期，頁36。

14 詳見林國輝，〈《火燒長壽寺》—— 十九世紀香港的粵劇時事新戲〉，《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88期（2017年10月15日），頁26 - 31。

15 〈狡跌續聞〉，《循環日報》，1880年5月3日。

16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Vol. 26, 5 May 1880.

17 *The China Mail*, 2 February, 1886.

18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5 May 1891.

老照片裏的同慶戲園

同慶戲園在太平山區南端，背靠山坡，入口位於街市街和墳墓街交界處。（香港歷史博物館藏品）

同慶戲園在1865年開業，位處普仁街盡頭，即太平山區南部邊陲的山坡地帶，與後來落成的東華醫院隔街相望。同慶開業初期即在《孖剌報》(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刊登廣告，從中可知演出的戲班都是從內地請來，一般會留港六晚，日場演出約六小時、夜場三小時，星期天休息，當時甚至聲稱有來自北京(Pekin)的男女演員同台演出，可見早期不禁男女同台演出。[19]

1869年愛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訪港，11月5日晚上到訪同慶戲園，在港督、定例局議員和皇室隨員陪同下觀看了《六國大封相》的演出，但他似乎對中國戲曲不感興趣，只看了半場就離座，更沒有觀賞另一齣特別為他準備的劇目 ──《阿蘭賣豬》。[20]

從老照片可見，同慶戲園的面積十分廣大，入口位於墳墓街和街市街(即普慶坊)的交界處，這裏建有三棟連在一起的三層高大樓，與街市街上另一端的大樓以圍牆相連，戲園的東、西及南面亦以圍牆為界線，部分圍牆估計有二、三十英呎高。圍牆內有兩所主要建築，其中一個由碩大的屋頂覆蓋，相信就是舞台和觀眾席的所在，另在西南角和東面圍牆的中段，都建有望樓，整個戲園儼如一個堡寨。

報載同慶戲園有750個堂座座位，樓座分布在面向舞台的三面牆上，座位總數與堂座相若，[21] 但大樓的建築質量不佳，1890年因為樑柱被嚴重蛀蝕，劇場屋頂部份塌下，導致觀眾受傷。[22] 戲園後來多次重修，但由於牆壁嚴重老化，最終需要整個拆卸重建。[23]

---

19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24 April, 1865.

20 *The China Mail*, 6 November, 1869.

21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23 January, 1890.

22 同上註。

23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6 May, 1892.

見證世紀疫症的重慶戲園

普仁街上的重慶戲園招牌，攝於1894年8月。
（夢周文教基金藏品）

同慶戲園在1892年重建完成，業權隨即易手，並改名為重慶戲園，新業主是何啟。《孖剌報》對戲園改動後的情況曾作詳細報導，特別提到戲園入口已改於街市街一段外牆的中間部分，售票處設在入口兩旁，觀眾買票後只需沿著花崗石鋪砌的樓梯往上走，就可直接進入堂座和樓座。堂座出入口開在舞台前方兩端，由於地台前低後高，座椅順勢一排高於一排，大堂內任何角落都可看到舞台上的演出。樓座十分寬敞，可以利用屏風和圍板分隔成廂座，面積大小隨意安排。另外特別設有四個獨立包廂，附有專用樓梯供貴賓出入，戲園內設有廚房，觀眾可以邊看戲邊用膳。全院有12個逃生緊急出口，共可容納2000名觀眾。[24]

曾被用作抗疫臨時指揮部的重慶戲園，屋頂開有天窗方便採光，堂座的出入口處設於舞台前方。
（夢周文教基金藏品）

1894年香港爆發鼠疫，太平山區成為重災區，政府派遣清潔部隊和志願人士在區內進行消毒，並入屋搜尋染病者，重慶戲園被用作臨時指揮部，並留下了兩幀珍貴的影像紀錄，從中可以引證上述的記載。當疫症受到控制後，政府決定拆掉太平山區的樓房，以改善區內衛生環境，然而重慶戲園得以倖免。經歷這場世紀疫症後，不少華人消費場所都已經遷離太平山區，加上重慶戲園與當時繁盛的海旁區始終有一定距離，在爭奪觀眾方面漸處劣勢，最後在1913年結業。

---

24 同上註。

填海區上的高陞戲園

著名富商李陞在1868年買下了西環皇后大道以北的填海地，用作蓋建商舖和戲園。戲園的建造過程由著名的羅齡建築師樓(Messrs. Rawling, Medlen and Co.)監工，屋頂由四條大鐵柱支撐，全院以煤氣燈照明，舞台則設有大吊燈，裝潢華麗，[25] 落成後取名高陞，1870年10月開始演戲。[26]

高陞戲園位處西區海旁，為了爭奪生意，1874年曾與昇平聯手，推出一毫子看戲送烏龍茶和四件糕餅的優惠，[27] 其後昇平結業，在同一地址經營的普樂戲園後來又毀於大火，踏入20世紀，香港島上的競爭對手就只剩下同慶戲園(後改名重慶戲園)和1904年開業的太平戲園。

皇后大道一帶樓房稠密，高陞戲園金字型的屋頂更見特出。(香港歷史博物館藏品)

高陞戲園曾經多次被用作款待訪港英國皇室成員和清廷政要的場所，1881年英國王儲的兩個兒子阿爾伯特．維克托王子(Prince Albert Victor)和後來成為喬治五世的喬治王子(Prince George)訪港，行程原本包括到高陞戲園觀劇，不知何故最後卻沒有成事。[28] 1890年干諾公爵(Duke of Connaught and Strathearn)訪港，本地華人紳商選擇在4月2日於高陞戲園進行款待，當晚戲園內大排筵席，共有21道菜色，宴會由何啟擔任主持，由8時10分開始，至

[25]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10 November, 1870.

[26] 高陞戲園最早的廣告見於1870年10月11日《孖剌報》，首天演出在10月14日舉行。

[27] *The China Mail*, 31 January 1874.

[28] 當日報刊詳記王孫在香港的行程，但未有記載戲園觀劇一事，他們亦未能出席外商的宴請。見〈王孫遊踪〉及〈盛會詳紀〉，《循環日報》，1881年12月26日。

[29] *Hong Kong Telegraph*, 3 April 1890.

11時左右才結束，其間上演了《八仙賀壽》、《跳加官》和《仙姬送子》等劇目，但干諾公爵似乎只對武打場面感到興趣。[29]

至今未見高陞戲園開業初期的照片，但任職中國海關的何耕(Charles Halcombe)在其訪港遊記中，就記下了1893年參觀高陞戲園的經過：售票處在入口處的左方，外圍裝有木柵和鐵網，觀眾付款後會獲發一張紅色的戲票，樓座是女賓專用的，票價由五毫至一元不等，堂座票價則在一毫至二毫半之間，不設劃位，觀眾可以隨意坐，甚至可以坐在椅背上或選擇坐到舞台邊，以便近距離觀看伶人演出。整個戲園呈四方形，舞台在一邊，其餘三邊都設有面向舞台的樓座，舞台沒有布幕和道具，無論是高山、城牆、廟宇和皇宮，一律以椅子來表示，不少場景都用意會的手法來表達。樂師坐在舞台中央的後方，接近通往後台的出入口。據說著名演員的薪酬可達每年5000至9000元，地位稍低的每年亦可以賺取600至1200元，然而他們社會地位甚低，不少染有鴉片煙癮。[30]

19世紀伶人裝扮的影樓照片，當時所用的頭飾造工仔細，而且尺寸較大。(香港歷史博物館藏品)

高陞戲園屹立西區超過一世紀，由粵劇戲園過渡至電影院的年代，1927年曾拆卸重建，20世紀三、四十年代與太平戲園的競爭，成為一時佳話，到1970年代結業。香港戲園到20世紀的發展更多彩多姿，無論是舞台佈置、服飾和劇目，都不斷推陳出新，成為推動粵劇蛻變的其中一種重要動力。

[30] Charles J. H. Halcombe, *The Mystic Flowery Land* (London: Luzac & co.,1896), pp. 182-183.

餘話：西營盤第一街上的戲園

過去提及香港早期戲園發展的書刊，往往都只注意到1870年代昇平、同慶和高陞鼎足而立的局面，但根據香港政府徵收地租的記錄，在西營盤還有一所泰來戲園（Tailoy Theatre），業主是楊昭，地址在第一街18及20號，開業時間不詳，但在1865至1871年的記錄中，都可看到其踪影。[31] 然而這所戲園的規模如何，曾上演哪些劇目，至今仍全無資料，可見有關香港早期戲園的研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 本文曾以〈十九世紀香港的華人戲園〉為題，發表於《明報月刊》2015年5號的《明月》附刊，頁40至44。現謹按原稿稍作增刪，並加入附註以說明資料出處。

---

31 *Rate Assessment, Valuation and Collection Book*（*Victoria City*）*1865*, p.129. 該年登記上沒有業主及租賃者名字，然而1868至1872年間，同一物業的業主欄則寫有Achew或Yeung A Chew。1861年3月14日《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上有一則華人商戶告白，列出「廣源譚才」、「萬利安記歐陽純」及「泰來楊昭」等店東名字，相信楊昭即Yeung A Chew。